

青鳥

青い鳥

〔日〕重松清 著

叶蓉 译

我就是想成为

孤单的人身边的那另一个孤单的人，

所以，我选择，当老师。

我只想告诉学生：什么是重要的事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青鸟

〔日〕重松清著
叶蓉译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1-7982

AOI TORI

Copyright © 2007 by Kiyoshi SHIGEMATSU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SHINCHOSHA
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
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
Media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鸟/(日)重松清著;叶蓉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2

ISBN 978-7-02-009409-7

I. ①青… II. ①重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4174 号

责任编辑:陈旻
特约策划:王轶华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00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7.25
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09409-7
定 价 22.00 元

目录

- 小手绢 1
- 荷姆历鲁的独唱 27
- 护身符 53
- 青鸟 81
- 无声的乐队 107
- 启禀老鼠大王 135
- 向北前进 163
- 布谷鸟的鸟蛋 191



小手绢

“我喜欢校服上衣和裙子上的口袋。”

“初中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喜欢城山中学的哪些方面？讨厌哪些方面？”

——在学生会发给三年级全体学生的调查问卷上，我写下了上面那句话。

调查问卷是无记名的。只需要在“男”或“女”上打个勾就可以交了。

所有学生的回答都印在了这一期的《学生会报》上，虽然字很小，但我觉得我写的那句话还是显得异常醒目。

我们班几个比较机灵的同学，一眼就看出来那句话是我写的。还有几个人故意看着我，不怀好意地窃笑着。

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写那句话。要是没写该多好啊。心里明明知道人家一看就能猜到是我写的，可在写的时候，手还是不听指挥，稀里糊涂地把那句话写了上去。

初中三年，一直都是这样。

小学时高度统一的我的心和身体，现在却一分为二了。

我的身体不听心的指挥。自己做的事情，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。

所以，我的手总是揣在口袋里。口袋里有一块儿手绢。只要我的手攥住了这块小手绢，情绪就会变得平静下来。而如果手指不小心离开了手绢，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心也离开了身体。

我喜欢校服上的口袋。这是我的真心话。真的。如果没有口袋的话，我想，我一定无法坚持到初中毕业这一天。

我心不在焉地看着放在自己座位上的那份《学生会报》，突然觉得有人在背后轻轻拍了我一下。

还没等我把头抬起来，真澄美已经坐在了我对面的空位上。她指着《学生会

报》说：“口袋，写得不错嘛。”

我又把头垂了下去，脸上的表情却比刚才稍微缓和了一些。手自然地伸进裙子的口袋里，紧紧攥住了小手绢。真澄美看出了我的不安，噗哧笑了出来。

“其实，口袋真是很重要的东西呢！就算是哆啦 A 梦，如果没有口袋的话，也只不过是一只普普通通的肥猫而已。”

真澄美的话特别多。说起话来像开机关枪，说起笑话来，也只能把自己逗笑，就像对着墙壁打网球一样——我一直这么想。可是，我只是想，却不说出来。难道有口袋的就是哆啦 A 梦！？真滑稽！要是我这么抢白她一句，她一定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吧。说不定还会夸我说话很幽默呢。我喜欢看她笑，更希望她能夸我。可是，我仍然沉默着。

并不是我不想说话，而是因为无法说话。我想发出声音，可是，我的嘴巴却不会动。就算嘴巴动了，声带也不会动。就算声带动了，我还是说不出话。

我紧紧攥住了口袋里的小手绢。

“你知道哪句是我写的吗？我告诉你吧。在这儿，这句。”真澄美指着《学生会报》其中一段说。

“我讨厌大家装成乖乖仔的样子。”

“很尖锐吧？”

嗯，也许吧。

“其实我觉得挺意外的，本来以为大家都会跟我写的答案差不多，可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写。”

这不正说明了大家都在“装乖乖仔”吗？

“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，反正还有两个星期就毕业了。”

我要是跟真澄美写差不多内容的答案就好了……

由始至终，都是真澄美一个人在说话。无法开口说话的我，把自己想说的话，都通过手指和手心，渗进口袋里的那块小手绢里了。

“哎呀，差点儿忘跟你说了。村内老师让你到办公室去一趟。”

村内老师是第二学期来我们学校的，现在给我们教国语课。因为我们原来的班主任细野老师请了产假，他就接了我们这个班。

找我什么事？

真澄美看见我惊讶的表情,就接着说:“具体我也不清楚,他说有话要跟你谈。”
要跟我谈什么?

“你去了不就知道了?”

真澄美虽然能看懂我的表情,却无法将我们的谈话进行下去。

没办法,只好去了。我从座位上站起来。真澄美转达完老师的话,也离开了我,加入到另外一群正在看漫画的女孩子当中去了。

我一个人走出教室,差点儿撞上迎面跑来的黑田君。我急忙停下,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小步。“哎呀,对不起,对不起。”黑田君稍稍举了一下手,跟我道了个歉,跑开了。

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说什么对不起啊!

在走廊上跑来跑去,让别人怎么走路啊!

小心摔跤!

我也不好,没看见有人跑过来。

在我的脑子里,一时间浮现出好多话。可是,这些话都被小手绢悄无声息地吸了进去。被黑田君差点儿撞到时来不及发出的惊叫,和黑田君目光交汇时瞬间的心动,还有现在从心底里发出的对黑田君的呼唤,都悄无声息地渗进小手绢里了。

回过头去,已经看不到黑田君的身影。也许他进了教室吧。

我继续低着头,沿着走廊往前走。

难道有口袋的就是哆啦 A 梦!?! ——

回想起刚才的那句话,觉得一点儿也不好笑。

幸亏没说。对于我这些索然无味的話,小手绢既不会看不起我,也不会生我的气,更不会嘲笑我。小手绢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听众。

我喜欢黑田君。

小手绢默默地听着这句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的话。三年来,一直都默默地听着。

一进办公室,就看见村内老师在接待区那儿冲我招手。他身材微微有些发福,头发稀疏,招手的样子也像个小老头。

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。他说:“你的日记,我看了。”

不,准确地说,他并不是这么说的。

你、你的。

日、日记。

我、看、看了。

村内老师说话本来就不流利,一紧张就更结巴了。

特别是碰到以“ka”行的假名和“ta”行的假名开头的音节,还有以浊音开头的假名,更是一塌糊涂。所以,对那些姓以“ta”行假名开头的学生,他就只叫名字。而对那些名字以“ta”行假名开头的学生,他就只叫姓。可我的名字——千叶知子(tiba tomoko)无论姓还是名,都是以“ta”开头的,所以,无论是姓还是名,他都叫不好。

我仍然低着头,不作声。不出所料,果然是日记的事情。我不禁在心里叹了口气。我理解老师的难处,无论谁碰上这种事,都会为难的。可是,最为难的那个人,是我自己。

按规定,我们每个星期要交一次日记给班主任。而今天早上,正好轮到我们这组。

昨天的日记,我只写了一句话。

“毕业典礼那天,我要请假。”

老师一定是在早上没课的时候,或者午休的时候看了我的日记,所以才急急忙忙把我叫来的。

“你爸爸妈妈知道吗?”

我摇了摇头。我注意到老师今天结巴得特别厉害。你、你爸……爸爸,妈、妈……妈妈……也许是因为他太吃惊了吧。

我悄悄地把小手绢从裙子口袋里掏出来,压在屁股下面,紧紧地攥在手里。

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毕业典礼上,每个被叫到名字的毕业生都要答“到”,而且每个毕业生都要说一句“回忆初中生活”的台词,我办不到办不到办不到……

真应该把这些都写在日记里。

当然,就算我没写得那么详细,老师也应该心里有数吧。只见他皱着眉,低声嘀咕着什么,不过却并没有说“不许请假”。

“如果不用说‘回忆初中生活’的台词,那你愿意参加吗?”

那也不行。就算不参加这个环节，可也得在班主任点名的时候答“到”啊。而且，他的声音和表情都让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用这个方法解决问题。

“……那如果也不点你的名呢？”

我又紧紧攥了一下小手绢，摇了摇头。那也不行。当然不行。我希望他点我的名，也希望自己能答“到”。可是，既然办不到，那还不如索性不参加。

老师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嗯了一声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攥着小手绢的手也松开来了。

我并不讨厌村内老师。虽然在语文课上，他说话总是结结巴巴的，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但是，每节课他都会把重点归纳好，印成讲义，发给我们。板书也写得特别工整，让我们好做笔记。

说实在的，我一点儿都不在乎他上课上得好不好，工作努力不努力。我最喜欢看他说话。虽然结结巴巴的，但他说话的时候那种认真劲儿，让我很佩服。

所以，你应该懂吧？——我真想跟他这么说。——你碰到“ka”和“ta”就结巴，所以你一定也不想参加毕业典礼吧。

不知不觉地，我的手又紧紧攥住了小手绢。

最后，村内老师既没说同意我不参加毕业典礼，也没说不同意。

“反正还有时间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”

再怎么想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明天就要开始进行毕业典礼的排练了。而且，“回忆初中生活”的稿子也会在明天发下来。要是等安排好谁念哪一段以后才说不参加，那不是更给人家添麻烦嘛。所以我决定连排练也不参加。要么在图书室看看书，要么索性装病，到保健室去打个盹儿。再说毕业考和中考都结束了，就算明天开始不来学校，也没什么问题。

不过，村内老师微笑着对正要离开接待区的我叮咛了一句：“可不能不上学哦。”

卑鄙。狡诈。在说刚才那句话的时候，他一点儿也没结巴。

我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离开接待区的时候，我不想看他，也不想让他看见我的侧脸，所以我的目光就正好落在了挂在墙上的“工作安排表”上。

“工作安排表”的旁边，贴着由几张大纸拼接成的《城山中学 友情誓约》。

第一条 团结友爱,互相帮助,共同度过美好的初中生活。

第二条 和睦相处,不打架,不骂人,不欺负同学。

第三条 不嘲笑同学,不做伤害同学的事。

.....

我猛地转过脸,使劲攥紧了口袋里的小手绢,逃一般离开了办公室。

2

“我回来了!”一进家门,我就能说话了。就像砰地打开了瓶塞似的,呼吸变得轻松起来,嘴巴也灵活了。兴致高的时候,我甚至能一个人说个不停,让妈妈听得筋疲力尽。

在家里,我很正常。在寒假补习班里,我也很正常。

只有在学校,或者和城山中学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候,我才不会说话。

这种病好像叫——选择性缄默症,是一种在某些特定的社交场合,无法说话的病。

医生说,我的症状还不算严重。因为我无法说话的场合只有在学校,而我也不会在学校呆上一辈子。

马上就会好的。毕业以后,我可以不再来这个学校,也可以不再见这儿的同学。那我就能像小学时候那样,正常地说话了——应该如此。

“过来吃点心吧。”厨房里传来妈妈唱歌般的声音。

“马上就来。”我用同样的语调回答着,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我从校服的口袋里拿出今天陪伴我一天的手绢,把它放在写字台上。

它已经被我捏得皱皱巴巴的了。我仔细地抚平那些褶皱,发现边沿上有些脱线。我一边用双手抚摸着它,一边默默地跟它说,还有最后两个星期,加油哦!

用来擦手的手绢,我每天都换。可是,攥在手心里的却非它不可——就是这

块忘了在哪儿买的,白色的,便宜的小手绢。

它攥在手里的感觉和别的手绢不一样。质地、手感、柔韧性,对我来说都恰到好处。而其它的手绢,要么边缘处有讨厌的蕾丝,要么料子太光滑,攥不住。更别说那些毛巾或者是纱布做成的,不是太厚,就是太软,怎么攥都不得劲儿。我以前试过一次,结果弄得第二天自己肩膀酸痛。

我每天在洗澡的时候洗它。它已经经不起洗衣机的揉搓了。万一要是被洗衣机洗破了,不能用了,那我明天大概就真的不能去学校了。

吃过晚饭,我回到自己的房间,打开村内老师发还给我的日记本。

昨天的日记——毕业典礼我要请假。在这句话的下面,老师用红笔写了密密麻麻的批注。我懒得看,于是把目光移到前天的日记上。

前天我只写了一个字——困。老师的批注是:如果觉得困,不妨打开窗户透透气。咖啡喝得太多,对胃不好。

大前天的日记,我也只写了一个词——懒散。

老师的批注是:提不起干劲的时候,不妨双手相对,将左右手的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……一一对应,来回旋转(可以改变方向),这样思想就能集中起来了。

村内老师,真是个认真的人。

并不是对我一个人,所有人的日记,哪怕是再无聊的日记,他都会仔细地写上批注。一个班级三十个人,从星期一到星期五,分成五个小组,每天收六个人的日记。用乘法乘一下就知道了——他每天要看四十二篇日记,写四十二份批注——写日记很累,看日记好像更累。

不过,对村内老师来说,这也许是一件非常开心的工作。说话会结巴,可是,写批注的时候,可以毫无障碍地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写下来。

城山中学的每个学生,都必须把写下的日记交给老师看——当他知道我们学校的这条规矩时,一定很开心吧。不过,不知为什么,我总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喜欢批改我们的日记。

作为一个语文老师,你的字写得可真差劲。——在昨天他给我的批注下面,我写了这么一句话。

“最后的决定权在你手里。我只能说‘希望你参加’。和细野老师交接工作

的时候,我听她说过你的情况,所以我也不想勉强你。可是,作为带了你半年的班主任,我很想让你在点名声中毕业。其实,从上个星期开始,我已经在练习点班里每个同学的名字了。到时候,我一定要流利地念出你的名字——千叶知子,也希望能听到你响亮的答‘到’声!”

虽然老师这么说了,可是,我还是很为难。

跟在冬季补习班认识的朋友说了日记的事,“不会吧!”她惊讶地说,“干嘛非要把日记给老师看!?”

我完全同意。

“可是,全校上上下下,都很起劲呢!”——除此之外,我无话可说。

当我把《友情誓约》的事也跟她说以后,她两根眉毛都快拧到一块了,说了句:“你们学校可真烦人啊!”

就是!就是!!就是!!!我正好想在毕业典礼上,还要说“回忆初中生活”这件事告诉她,她却突然想通了似的,说:“啊,你是城山中学的呀,那就难怪了。”

果然不出所料。

五年以前,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震惊日本的事,也使我们学校遭受了重创,现在还没完全复原。所以,在伤口结疤之前,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翼翼的。日记也好,《友情誓约》也好,“回忆初中生活”也好,都是那件事留下的后遗症。

“那个教室,现在还用吗?”

“嗯……墙壁重新粉刷过了,现在还是美术教室。”

“当时,墙上都是血吧?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“是用雕刻刀,刷地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吧。听说颈动脉要是被割断了,血就会像爆管的自来水一样喷出来,是不是?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们学校没人议论这事吗?”

“没听老师们说过。”

五年前亲身经历过那件事的学生们,现在都已经毕业了。老师们对此也绝口不提,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。那个午休时在美术教室自杀的二年级的男

生的存在,被这五年来结下的疮疤遮盖得严严实实的。

那个男生的名字叫川崎。听说他话很少,也没有好朋友,甚至连听到过他说话的同学都没有。

所以,没有一个人知道川崎君为什么要自杀。有的报道说,是因为受了同学的欺负;有的报道说,是因为升学的问题,他和爸爸吵了一架。可是,他的自杀没有任何前兆,也没有留下遗书,所以除了他自己以外,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。

人们唯一可以想象的,是他用雕刻刀刺进喉咙的那一瞬间,那种痛苦一定比死还难受吧。

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之间更好地沟通,学校开始要求老师批改学生的日记。

为了防止欺负同学的事件发生,学校订立了《友情誓约》。

除此之外,学校还采取了很多措施。比如:早上上学在校门口师生要互相打招呼,下午放学要互相说再见;跟家长不能说的烦恼,可以写在纸上,放进办公室门口的“心灵信箱”;成立“爸爸委员会”;每个月开一次心灵交流班会;每个学期末由学生会组织一次以“珍惜生命”为主题的演讲比赛,等等。

因此,五年前一团糟的学校,现在已经变成无欺辱行为,无辍学学生,无犯罪事件的好学校。校内学习气氛浓厚,全体师生积极进取,升学率明显提高,学校的棒球队和篮球队在全市比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而我,这个得了选择性缄默症的学生,好像是从疮痂下渗出的脓血,成为学校几年来的一个污点。

所以,在今天的日记里我写道:

“我想快点儿毕业。”

3

开始分配“初中生活的回忆”的台词了。

打破班级和性别的界限，一共九十二名毕业生，每人一句——毕业典礼那天，我们将坐在毕业生席上，大声背出自己的那句台词。

稿子是在放学前的班会上发下来的。一篇长长的文章，被分成了九十二句话，每句话的旁边，都像圣经一样，标上了号码。

至于谁念哪一句，是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的。我抽到的是第四十八句，正好是初中生活的中间的那一段，内容是回忆我们初二那年秋天的义务劳动。

“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，我们走上街头，参与各种义务劳动。在劳动中，同学们互相配合，互相帮助，使我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和温暖。”

这也是在川崎君自杀事件发生后，学校采取的措施之一。

我们班负责清扫学区内最大的一个公园。其实，我们几乎没有互相配合，好像也没有互相帮助。唯一留在记忆里的，就是不小心踩到了掉在地上的银杏果，鞋上那股臭臭的味道。

我前面的第四十七句，是回忆运动会。

“这是升入初中后的第二次运动会。我们一边给三年级加油，一边给一年级鼓劲，在万里晴空之下挥洒着青春的汗水。”

我后面的第四十九句，还是讲义务劳动的。

“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，可是如果大家团结起来，一定能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和谐，更美好。”

在这句话的后面，有一个括号。括号里写着：集体鼓掌。

去年，也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鼓掌。

前年，还是同样的地方，我们鼓掌。

也就是说，每年用的稿子都是一样的——只是根据毕业生的人数，句子的划分略有不同。然后，再根据当年的天气，把“在万里晴空之下”，改成“冒着毛毛细雨”，或者“在凉爽的秋风中”。仅此而已。

班委委员土居君站在讲台上，说：“明天开始排练，前三天可以看稿子，第四天开始请大家尽量能背出自己的台词。”

几个男生大呼小叫：“啊!?”“我那句太长了!”“我背不下来!”“全都是假话空话。”——这句是黑田君说的。没错，一定是他。除了他以外，我们班里没一个人能满不在乎地说出这种话——我的声音悄无声息地渗进小手绢里了。

“大家也许对这篇稿子有不同意见。不过因为是义务教育嘛，所以还请大家多多理解，多多支持。”

土居君半开玩笑地说。全班哄堂大笑。站在教室门口的村内老师，双手抱在胸前，低着头，一直盯着脚上的凉鞋。

“接下来……”

土居君环顾了一下教室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原则上我们就按刚才抽签的结果定下来了。如果有哪位同学想换的话，请现在提出来。班会开完以后，我们班委还要开个会，可以作最后的调整。明天再提出，就来不及了。那现在开始，给大家一分钟时间考虑。”

教室里吵吵嚷嚷的。大家都在闲聊，根本没人真正在为说哪句台词而烦恼。因为大家都明白，无论哪一句都一样，反正那些话都不是发自内心的。除了我以外，所有人都认为说话是件理所当然、天经地义的事，根本没什么难易之分。

我觉得有很多目光都射向我，女生的比男生的多。有担心的，有不安的，有看热闹的，有冷淡的，有不怀好意的，有同情的，还有怀疑的……

同桌用胳膊肘碰碰我，暗示我别理他们。我紧紧攥住小手绢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课桌上淡淡的木纹。

“还剩三十秒。”

我要请假！一定要请假！！虽然还没跟爸爸妈妈说。实在不行，到那天就装肚子疼吧。

我背不出来。我办不到。肯定办不到。排练的时候，就算轮到我，我的声音也只会传给小手绢。到时候大家会怎么做呢？在我那儿中断，进行下一个环节？还是全体停下来，等着我背？又或者跳过第四十八句，从运动会直接到义务劳动的第二段？怎么偏偏是这句呢？我抽到的要是义务劳动的第二段就好了。因为就算跳过这句，也能跟第五十句的歌咏比赛连起来。

“还剩十五秒……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……”

我抬起头，正好迎面碰上村内老师的目光。当我发现老师也在看着我时，脑子里霎时变得一片空白。

“三、二、一……”

“零。”他说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我抽出一一直揣在口袋里的右手，举了起来。土